

全
華
叢
書



金華叢書



左氏傳說卷第七

宋呂祖謙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

十六年

鄢陵之戰以兵家曲直論之楚新與晉盟而背之用
師是晉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可見晉元帥憤然興
師都欲討楚獨范文子不欲戰曰若逞吾願諸侯皆
叛晉可以逞及臨陣又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
聖人內寧必有外憂樂書之徒徒能外面看晉楚之

曲直不能於內看君之昏明說背盟棄好討之必勝不知厲公驕縱遂至於滅亡大抵天下之事有當作而不作惟知義之君子隨時輕重權衡隆殺觀一時之勝敗如射共王中目見得楚之大敗晉師三日館穀見得晉之大勝然楚大敗之後君臣戒懼兢兢守國終始保全厲公一勝之後殺卻錡卻犇卻至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然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立於戎馬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懇懇之意可謂深切而終不能救厲公之驕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

見禍爲幸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然亦有可責處文子雖有區區之意養之未充信未孚於人威望不足以壓羣臣是以終無所濟區區於眾邪之間事窮計極拱手無策徒欲避禍而死使其加之講學終無償爭之禍必將見幾而作或出或處亦不至於徒欲速死後之有志之士規模狹小者可以此爲戒

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

十八年

厲公旣弑悼公初立若論事勢晉自襄公以來權柄浸移臣下至靈公之弑臣下之權漸重到得厲公旣

弑之後最是難爲時節然悼公卽位之後自朝廷至於田野曠然大變使復見文公之威儀綱紀此見得悼公得要領處悼公自大夫逆于清原之日先與之定要約凡晉之驕臣皆聳然股栗此亦是正其紀綱此一段正與惠公相反惠公未人之初許賂中大夫惟恐不得入今悼公先與羣臣要約而後肯入大抵天下之事須是初時做得是若太阿倒持已授他柄那時如何正得是時悼公卽位之始先逐不臣者七人以明君臣之義使威令赫然始命百官施舍己責

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
戾節器用時用民大布曠蕩之澤使霸業復興是知
霸業之所以興者一則明要約如悼公初入之言曰
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如此等言是也二則立
威令如逐不臣者七人是也三則布恩惠如施舍已
責是也四則定規模如命荀家等使訓卿之子弟恭
儉孝悌是也五則舉賢才如六官之長舉不失職以
下是也晉悼公之所以霸其規模根本皆在於此

襄公

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

二年

晉悼公戚之會以鄭從楚故謀討鄭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善其言遂城虎牢鄭乃服此一段事雖小見得悼公所以霸處蓋孟獻子魯國之臣也當戚之會獻城虎牢之謀知武子遂從其言此見悼公之君臣惟善是用初無親疏內外之閒孟獻子雖魯之臣言一可用則欣然從之亦見悼公規模稍闊處晉之君臣能用善所以致得孟獻子敢言雖然是如此又須觀孟獻子納忠之由亦緣悼公初卽位大

率規模足以服諸侯之心且魯君初朝晉歸語杞桓公以晉侯之德是時魯之君臣已心服於晉孟獻子雖不立晉之朝於戚之會便獻城虎牢之謀武子欣然從之又須看獻子所以不外於晉晉亦不外於獻子這兩句須兼看晉之君臣視諸侯爲一體此晉之所以霸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

使佐新軍

三年

晉悼公怒魏絳戮楊干之僕晉侯私愛其弟初欲殺

絳及觀授僕人書公遽翻然改悔至不及履跣出以止其死又與之禮食不特食之又使佐新軍又使之聽國事從和戎之謀初疾之如仇讎後乃委之如腹心此最見悼公天資易曉無固必處晉之所以霸雖一時私愛私忿未能克除恨殺魏絳之不速及其悔過不特是克除私愛又且因以知其人賢委之以腹心看得這一段晉悼公之資質大段高以春秋時論之自悼公資質已難得在後世獨有漢高帝二君皆無意無必當其觸物髮上衝冠不可止潔及其事

過毫髮不留此二人有過人資質然高帝總理事物
尚有疏略若悼公規模纖悉備具樞機周密則天資
又在高帝上惜乎當時人臣如韓獻子知武子等不
過輔之以才能事功無有知道之士引而達之此悼
公之所以止於悼公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

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四年

定姒魯襄公之母季文子魯之正卿定姒薨季文子
降殺夫人之禮以從菲薄國君之母薨而無櫬當是

時季文子秉一國之政不能成君母之喪他主意要菲薄誰能諫止得他若要諫止須是勢均力敵之人如孟孫尚敢廢嫡立庶者一等人又不然其次如臧孫猶似可諫而數子又無一言以及之匠慶不過工人之賤乃能以此責季氏又擅伐蒲圃之櫝以成其禮初季孫爲己樹六櫝於蒲圃他日準備要自己用匠慶請木季氏說道與劫略何異以上卿如此忿辭匠慶一面自斫更不恤他季文子亦不能止禦以此知至理所在雖至微賤之臣所守旣正雖如正卿之

貴有所不能屈此最學者不可不講究

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

七年

鄭僖公將會諸侯在道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僞以瘡疾赴諸侯晉悼公當時方圖霸業何故受他僞赴都不考究明正其罪求子駟弑之實遂從而隱忍不問以此見霸者本原不是處大抵霸者本心只在於強國初無誠心爲天下賞善罰惡其所以賞有功罰有罪不過假此以濟霸業耳至於事有不可掩者

不得已而興師討罪若其可以苟免便因循鹵莽過了初不會有爲天下討亂臣賊子之誠心此晉國所以止於悼公一霸而已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

之子囊曰不可

九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止之子囊初不會立晉朝之上歷數晉國之德政自任賢使能至於工賈阜隸政事本末無不備知如親立於晉朝此一段當以邲之戰參看當時楚莊王方

強如晉士會欒武子雖晉之臣而能歷數楚國之德
刑政事卒乘軍旅之事士會欒武子不在楚之朝言
楚之政如親歷楚之朝子囊不在晉朝言晉國之政
亦如親歷晉之朝蓋晉楚兩強國所以兩立百有餘
年者蓋其國各有腹心之臣互觀兩國之政表裏洞
見不敢輕略故如此凡一盛一衰一治一亂其腹心
骨髓一一見得是以晉楚之霸業各至於百餘年至
如陳隋之際一在江南一在江北但有一江之隔隋
脩德政欲取陳而陳懵然不知此陳隋不能兩立而

晉楚相距如此之遠所以相持百餘年者以其國各有人常察兩國之政以是見國之有人無人之閒也

荀偃士句請伐偃陽

十年

荀偃言雞鳴而駕塞井夷竈

十四年

晉悼公再修文公之霸業復使晉之威令赫然布於諸侯自襄公厲公未有如悼公者所以後世論晉之霸必須稱悼公然其閒亦有得有失其小處固不足論今則論其大處所謂得之大者向者固已言之至其大失卻未有說出晉自厲公以來政事弛墮權移

臣下悼公初立方其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固已能攬權柄使上下知所畏到此爲之一新固是得之大若失之大者是何處晉自襄公以後權在臣下世世都如此自襄公時先軫不顧而唾已有臣強之漸後來靈公以下馴至厲公威令在臣下以悼公之霸一時收晉國之權及細考之政在臣下君弱臣強根本之患元不曾除去悼公事不一如十年荀罃爲元帥荀偃士匄請伐偃陽罃不能違卒從之及十四年偃爲元帥令軍中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